



南天录

克 扬

南来

克 扬

献 礼

克 扬 著·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23 $\frac{1}{2}$ ·插图 2·字数 438,000

1979 年 6 月第 1 版·197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印数 100,000

书号 10137·9 定价 1.55 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九四九年秋，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引下，依靠人民群众，越海作战，解放海岛，向新中国献礼的战斗生活。

作品通过在渡海作战中，我军由战斗队转为工作队，再转为战斗队的描述，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我军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在各方面的生动图景；在较广阔的生活面上，塑造了师长姚震、司令员文常、专员李存厚以及魏刚、许保昌、单广才、申桂兰等各种各样、性格鲜明的人物群像；同时，对国民党军队崩溃之际勾心斗角的内幕也进行了揭露。

封面设计、插图：廖宗怡

序 篇

1

一九七七年的春节，格外地欢腾热闹。揪出“四人帮”，全国喜洋洋，便是新春鞭炮也似乎来得更脆、更中听了。

大年初二，我应邀赶往解放军某师驻地。邀请人是这个师的当任师长，邀请信上说是请我去参加他们的什么创作活动。这邀请来得突兀，也叫人莫明其妙。

还是在一九四九年的夏秋间，我曾在这个师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他们对外代号称“太湖部队”，下属各团便依次称“太湖×大队”。今天突然邀请我去搞什么创作的这位当任师长，那时是“太湖七大队”第三营的营长，我是他同营的副教导员。这，屈指算来，已是二十八年前的事了。

说起这“太湖部队”，在新四军里是有点名气的，堪称英勇善战的英雄部队。在那里，可供创作的素材当然丰富，可是这位当任师长并无这方面爱好，怎么忽然要从数百里外拖我去干这个呢？我想不出所以然来，只有他的形象在我脑际活动着，而且还笑嘻嘻的，那一双又圆又亮的笑眼，似乎

就对我含有鼓励和期待的意思。

然而，我记忆中的他，还是二十八年前的青年营长。那时候，人们都管他叫“豹子营长”。他是个中等身材，结实、有劲，长相也果真是“豹头环眼”，还有两道特浓的毛虫眉毛。不过，他是个白脸，倘如不发“豹劲”，还是个蛮漂亮的小伙子呢。照我当时的印象，这位豹子营长是个很好的指挥员，只是爱简单，办事急躁，会议稍长点儿他就不耐烦。他是这么个脾气，如今却忽然热心于文艺创作了，这，就是他扔给我的闷葫芦。

2

在师部大门外，我阔别了二十八年的老战友，从前的豹子营长，如今的当任师长，热情地迎接着我。人，当然是老了，他的鬓角已然斑白，但“豹劲”犹存，站在那儿就象一根钉，便是三五个小伙子也未必推得动他。

他还是老脾气，办事直截了当。见面之后，我们简短互问几句，他就开门见山地说：

“我把你拘来搞创作。”

“你怎么忽然热心起这门事了？”我急切地叩索他的创作动机。

他拖住我就走：“回头再谈这个，现在跟我去师史馆。”

我跟着他走，一面推辞：“我这业余作者决定歇业了。”

他的豹子眼又瞪起来：“以后你去卖油条我也不管，这

次的创作任务你必须完成。”

我们走进了师史馆。

馆内展览的内容十分丰富。那许多文字资料、图片、模拟沙盘乃至实物，都在记录着这个部队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引下，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同时，这间展览馆，也好像是新四军的战史缩影，因为在许多著名战役中，这个师都曾担任过主要任务。

此时馆内已有一些参观者，两个战士在担任解说员。师长只管领着我看，不介入他们的活动。然而，却有一个战士自动跑来做师长的助手兼我的向导。

这个师的前身，是原坚持中央苏区的红军游击队的一部分，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大多是在陈毅同志直接领导下活动的。因此，展览的每一部分都提到了陈毅同志，还特设专栏介绍陈毅同志的诗词，栏末有一首赞颂陈毅同志诗词的七绝：

一柱天南百战身，诗篇如火气如虹；
光明磊落长眠已，留得丹心飨后人。

“这是谁写的？”我问。

“是一位老首长写的。”跟着我们的那青年战士答。

“这第一句我好象在哪见过。”我这样说，一面回想着。

“是的。”还是那战士答，“听老首长说，这第一句是从郭老赠陈总诗中借来的，余者都是他的创作。”

“参观完了再研究诗吧。”师长引着我往前走，“让你先参观师史馆，是为了使你在新的创作中思想能够连贯起来，免得临时查找资料。”

“这是你的想法。”我说，“你到底要我写啥呀？”

“你给我用心参观，回头再说那个。”

“哈哈！豹子同志，你用指导训练的方法来领导创作了，干这个跟训练可不一样。”

“别吓唬老百姓，那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事。”

看来，师长今天的行动是预有计划的，三年游击战争和八年抗日战争部分，他只引着我粗略看一下就过去了。抗日战争中，这个部队参加了苏南和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其后在天目山反顽作战和解放盐城的战役中，都是担任主要任务的。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那些事，却想着细看那些史迹展览。师长拖着我走，不许我停脚，又把我引到“解放战争部分”。

在这里，从苏中七战七捷直到淮海战役，这个师的战功是很大的。师长也只是要我粗略看看，显然，我要看的重点项目还在后头。

一面墙上贴着许多手抄的诗句，有新诗也有旧诗。对于诗，无论新旧，我也只是略知一二，不会作，却爱读。我刚在“诗墙”前站定，师长便道：

“你把这些诗读读，看看能不能说明陈总会打仗？猪狗不如的‘四人帮’，污蔑陈总不会打仗，真能把人气死！”

“谁说陈总不会打仗？”我也忿然起来，“他是我们华东

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我们打了那么多胜仗，难道是百万大军各自为战的吗？”

“小鬼，”师长对那战士说，“你把这些诗详细地向呆子同志解释解释。”

那战士笑了，这笑是由师长叫我的译名引起的。笑罢解释说，几首七律旧诗也是那位老首长写的，几首新诗是他们几个青年战士的集体创作。这些诗都是从不同角度上颂扬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

有一首是叙述抗战胜利，蒋介石下山抢“桃”，把反革命内战强加在解放区军民身上。诗的原文是：

外敌靡兮国贼还，
峨嵋黑手遮中天，
抢桃摘果重开战，
专制独裁死复燃。
旧创未平新创至，
蒋军尤甚日军残，
狗牙旗带三光劫，
又见河山烽火延。

又一首是概述解放区军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奋起自卫，经过艰苦斗争，最后埋葬了蒋家王朝：

延安宝塔起光芒，

自卫钟声传四方，
亿万人民皆战士，
百千川岳摆兵场。
牺牲奋斗抗顽敌，
慷慨从容斗虎狼，
血海翻腾天破晓，
石头城上红旗扬。

还有一首是专说华东战场四年解放战争过程的。首句是“陈总挥戈击战鼓”，下面有一段注释专门解说这一句：“‘陈总挥戈’是指陈毅同志面对敌人优势兵力的重点进攻毫无惧色，扬刀纵马直搏敌阵，这是陈总英勇善战的名将气魄。‘击战鼓’是指陈毅同志根据毛主席战略决策，及时向华东军民发出战斗号令，并在每次大战中亲临前线指挥，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我华东野战军的作战任务。”诗的全文是：

陈总挥戈击战鼓，
华东遍地旌旗舞，
淮河烟逐黄河水，
苏北烽连鲁北土。
血雨飞飞传捷讯，
刀丛闪闪诛顽腐，
大军横卷残云去，

万里凯歌杯酒举。

那些新诗，都是讲本师在解放战争中战斗过程的，胜仗很多，也有个别的失败，从诸方面总结经验教训。

读罢壁上诗，师长又引我去看渡江战役的战绩陈列。这个战役时，我已在这个部队工作，还是和我们这位豹子营长同乘一条船冲过长江去的。然而，此刻，我已经眼花缭乱，耳鸣杜听了。

五十出头的人了，身体又不太健，在车上颠簸了近三百公里，下车之后就来参观，我早就觉得头晕了。其后师长又对我讲了些什么，我统未听进去，反正是又被领到一间大房子里去。在这里，有烟有茶有坐处，这当然就是招待我的意思了。于是我和师长同志“分宾落坐”，接受他的款待，我也趁此歇会儿。他只把豹子眼冲我瞪着，不知是个什么意思。我也冲他一乐，心里在说：你这家伙，自己健得象一匹骡子，就以为别人都不会疲劳了。

坐下不到三分钟，师长又摸起一支细长棒：

“你熟悉这地方么？”

原来我们座前就是一座大沙盘。沙盘里显示着一块小海港和一群小岛。海港名叫葫芦套，总面积仅只六十余平方公里。它的出口很狭窄，还不到一公里宽，两侧都是山地，地形险要，所以名叫豹门。出豹门入海，有九座小岛，没有总名称，最大的叫仙阁岛，面积约十五平方公里；最小的叫鼠岛，面积只有零点三平方公里。沙盘的比例尺是一比二

千，所显示的物体都是很清楚的。

大沙盘的后壁，挂着一幅手绘的大地图，叫作《傍海专区略图》。一条东西大河横贯图中，它是内陆经傍海专区出海的航运渠道，名叫尧河。傍海专区所在地的临尧县城，就坐落在尧河南岸。出临尧县城沿尧河东行二十公里，又一座县城，叫尧阳县。出尧阳县城再东行十多公里，尧河便由两座矮山之间注入葫芦套了。葫芦套是因它平面状如葫芦而得名，北岸有一大镇叫作渔埠，别看那只是个镇子，它却拥有三万多人口，经济地位很重要，以渔埠为中心包括葫芦套在内的这一片地方称为“渔埠经济区”。

傍海专区下属八个县。包括临尧县在内有三个内陆县，包括尧阳县在内是五个沿海县。至于这个傍海专区隶属何省，图和沙盘都没有注明，大约是绘制人有意省略的。

这地方我好象熟悉，又不熟悉。一九四九年秋，我们这个“太湖部队”曾在海边打过一仗。不过，那战地形状与这沙盘和图上显示的地貌不尽相同，至于图和沙盘上的大小地名，对我则是陌生的。于是，我问师长，这是啥？他简捷地答曰：

“创作呀！”

我不禁笑了：“你这简直是在搞演习计划嘛。”

他说：“你给我好好地看，先把地理环境弄熟。”

我还没有把“地形”看明白，师长又把一大堆照片塞给我：

“看看，这些人，统认得么？”

都是些旧照片，多已发黄了，倒也清晰可辨。一张张照片上的人，我差不多全认识，其中就有一幅这位当任师长作营长时的全身像。然而，每幅照片上所注记的人名，我又全然生疏，不消问得，这又是“创作”了。于是，我跟师长打哈哈：

“伙计，真对不住，我把你的名字也记错了。原来你是姓魏名刚，无产阶级出身，青年时期译名叫豹子。”

“哈哈！”从前的豹子营长，现在的师长，魏刚同志，爽然大笑，“完全写真人真事是不好的。还是要典型化，对素材要有取舍。”

“嚯！我们的豹子营长如今成了文化人啦。”

魏刚突然又瞪起豹子眼：“闲话少说，谈正经的吧。”

我问道：“闹了半天，你到底要我干什么？”

魏刚没有答话却突然抖开一面大旗，吼般地说：

“你熟悉这面旗么？”

这是一面红缎大锦旗，上绣两个斗大的金字：“献礼”。上款碗大的金字竖排两行：“赠给太湖部队全队指战员”；“祝你们以新的胜利向新中国……”把旗面上两个斗大的金字连起来才是完整的句子：“以新的胜利向新中国献礼”。下款是：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一九四九年七月……

这面大旗是我们向海边出发时，“三野”领导机关赠给的，它成了我们全师行军的前导旗。“以新的胜利向新中国献礼”，也是全师的行动口号。二十八年后，重见这面旗，虽然是复制品，也使人倍感亲切。我还没把旗看够，魏刚便以

命令口吻对我说：

“现在你就进入情况，进入创作。就从我们向葫芦套开进开始。明白了吗？你现在思想要集中，回想的事情就是创作，十分钟以内我不主动同你说话。”

我又哈哈大笑起来：“我的老战友，你这个领导创作的方法，可真够别致的了。”

“进入情况！”魏刚的豹子眼最大限度地瞪起来。

“是！”我应着，举手向锦旗敬个礼，请它带我返回旧日环境里去。

3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七月，我们“太湖部队”经过十天长途行军，已经接近了葫芦套战地，部队以临战姿态开进着。我们“太湖七大队”是师的前卫团，那面前导旗在我们团的行军队列中迎风招展，“献礼”两个斗大的金字特别显眼。“以新的胜利向新中国献礼”，这响亮的战斗口号，正在变为全师的实际行动，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我们的前进步伐。尽管此时我们不知道开国大典的确切日期，但我们坚信它不会为时太久，三座大山将从我们手里铲平，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我和当时的副师长姚震并肩走在一条宽广的大路上。大路两旁都是密密的青纱帐，又是盛暑季节的午后，实在热得可以。可是姚震副师长仍在亲切地同我谈话，他用他那

江西口音的普通话说：

“你来我们这里四个多月了，师里领导上一直未抽出时间同你谈谈，很不过意。”

这是他在行军途中找我谈话的起因。他此时临时来我们团兼任团党委书记，行政上也就兼任我们团的军政首长工作。我们的团长在江南作战负伤住院了，团政委和副团长调浙江军区去了，现在团里就剩下团参谋长王凌汉和政治处主任刘福民在主持日常工作。姚副师长是昨天才到我们团来的。其实师的领导也不齐全，我们的师长十天前才调到兄弟单位去当副军长，新师长还没有任命。现在副师长又来我们团主持工作，师里也就是郭政委在军政兼管了。首长们都忙，还抽空同我谈话，我倒是真有些不过意了。于是回答道：

“首长们都忙，别为我操心了。”

“为你操心也是领导上的工作内容呀。”姚震副师长乐呵呵地说，“至于说忙，那是正常现象。干革命嘛，不仅要忙，而且还得拼死拼活地忙才行。”

我只应声是，想听他讲点什么。然而，他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想听我多讲点什么。这么着一问一答，彼此说的都不多，继续在青纱帐中的大路上挥汗前进。

这位姚震副师长一年前原是我们太湖七大队的老团长。在未见到他之前，我就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大多是说他在战斗中如何身先士卒勇敢坚强的。据说他在苏中反扫荡时，他一人曾同五个鬼子拼过刺刀；孟良崮战役中，他

亲率突击队攻山，突破敌人三道防线时，红旗手不幸中弹牺牲，他接过红旗，率领部队一个猛冲，亲自把红旗插上孟良崮山顶。同类故事人们讲起来总不下十几个，有些简直近乎神奇。听得多了，我便猜想这位副师长同志一定是个体格魁伟、相貌威猛的人，及至见面，才证实那猜想全是臆断。正相反，他的身材不高，只是还不能算作矮子就是。他生得比较清瘦，长方脸，套用老话说，也算是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因他也只是三十多点，还是个满精干的大青年呢。

谈了一阵，我打算告辞。因道：

“我确实没意见。革命部队嘛，在哪个单位工作都一样。要说还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部队团以上领导同志江西和福建人多，营以下干部是江苏中部和南部人多，说话不好懂，不过慢慢会适应的。”

姚副师长好象看出我要辞别，便道：“这样吧，我们边走边谈，不定题目，不拘形式，聊天。这既可以减轻行军疲劳，又可以增进彼此了解。”

既然首长盛情邀留，我当然不好硬辞，便陪着他一路走，一路谈开去。他这样平易近人，我也就无拘无束，放胆地同他“海阔天空”起来。

我们走着，谈着，从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谈到这次部队向沿海开进……姚副师长突然停下来，问我：

“哟，小伙子，听说你还很会作诗呢。”

我愣了下，知道首长一定是指《献礼》小报上登的我那首打油诗。那还是在部队开拔时写的。我们这次是去打什

么样的仗呢？傍海专区原先是游击区，近两个月内形势才开始改观。军分区独立团和各县的县区武装，都是刚由小游击队组合起来，正在扩建中，还没有打过大仗。敌人呢？统是些保安团队和游杂武装，总兵力不到万人，都龟缩在海边，还占据着三个县城和渔埠经济区。我们师就是去消灭这股残敌的。在当时的胜利形势下，这么几个敌人，在我们这样一个主力师面前，显得分量太轻，便是我本人也觉得这样的仗是不经打的。于是，在给部队动员后，我在一片纸上信手写了几句打油诗：

大军主力向南去，
我部向东扫残敌，
破蟹烂鱼拌小虾，
那抵赫赫钢铁师。

全军上下齐努力，
马到功成见胜利，
打罢小仗再南下，
活捉老蒋献厚礼。

这么一首信口拈来的打油诗，却被团里编《献礼》小报的王干事看中，他从我手中抢走就给发表了……

我不好意思地看看姚副师长，说：“诗，可不会，我那是顺口溜……”